

說「歹」

徐時儀

上海師範大學

「歹」是近代漢語中新產生並沿用至今的一個口語詞，李思純先生《說歹》一文認為：「漢語謂不良為『惡』為『劣』為『壞』，無所謂『歹』，現代漢語中，謂惡人為歹人，惡事為歹事，善惡為好歹，已為習見的成語，這在南宋末期以前，是沒有的。」認為北宋時「還沒有以歹來代替惡劣的意義。」¹ 徐復先生《歹字形聲義及其製作年代》一文認為「歹字製作之年代，至遲不出西元 1260 年，早當在成吉思汗後王時，此可斷言者也。」² 劉堅先生亦認為「好歹」肯定不會出現於宋代。³ 然敦煌文獻中「歹」已被用來表達「惡劣、壞」的意思，如《父母恩重經講經文》：「釋迦尊，留教勅，看取經文須審的；若是長行五逆歹人，這身萬計應難覓。」蔣冀聘先生《近代漢語詞彙研究》指出此文文末有天成二年某某題記，當是後唐明宗時所抄，但認為「『歹』出於蒙古語，此『歹』字可疑。今考原卷，此字實作『吱』，應是『之』字音誤。『歹』字進入漢語，應是蒙古入主中原以後的事情。」⁴ 蔣冀聘先生認為此例中的「歹」是誤字，然而變文中尚有其他用例，如《維摩詰經講經文》：「凡事皆依居士裁，俱持寶蓋意徘徊。臨辭室內愁眉結，頻被堦前日影催。啼樹晚鶯同助哭，語簷秋燕共添哀，分襟頃刻又惆悵，待禮牟尼對寶台。且希居士好調和，不得因循縱病歹，驀被命終難脫免，息然身教大婁羅。煎湯幸有黃金銚，熬藥甯見白玉鍋。善惡多般須攝治，莫交迴迴見蹉跎。」⁵ 核考原卷，文中「歹」字字跡清晰不誤，可證敦煌變文中確已出現「歹」字。《漢語大詞典》釋「歹」有「不健康」義，引此例為證。《唐五代語言詞

1 李思維《說歹》，載《江村十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版。

2 徐復《歹字形聲義及其製作年代》，載《徐復語言文字學叢稿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版，頁26。

3 劉堅《近代漢語讀本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頁157。

4 蔣冀聘《近代漢語詞彙研究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版。

5 黃征、張湧泉：《敦煌變文校注》卷五此文注：「縱，原錄誤作『攢』，茲據原卷正。又『多』字原錄誤作『歹』，蔣禮鴻校作『多』，確；原卷本作『多』字，茲據正。『多』為韻腳字。『歹』字宋元之交始見應用。北宋以前固未聞也。」中華書局，1997年版，頁805。

典》釋「歹」為「惡，壞」義，亦引此例為證。蔣冀聘先生《「歹」見於敦煌文獻嗎》一文則認為此例中「這個字絕不是『歹』字，而應是『多』字。從理校的角度來說，這一段是詩歌，詩歌是要押韻的，若做『歹』，則失押韻之旨，此詩較長，中間幾次換韻，或八句一換，或四句一換，此詩的全部韻腳字是：『裁、徊、催、哀、台（換韻），和、多、羅、鍋、跔（換韻），深、林、金、心、侵（換韻），情、生、傾、明、行（換韻），儀、歧、差（換韻），朦、空、中（換韻），喧、天、編（換韻），逢、叢、融、風、中（換韻），哉、台、開、迴、來。』若是『歹』字，『歹』為上聲，則上不能與『哀、台』韻，下不能與『羅、鍋』韻，也破壞了此時八句換韻和四句換韻的韻例。從意義而言，『縱病多』就是使病多，於義無礙，無煩做『縱病歹』。」⁶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初，龍晦先生已指出從叶韻來看，「歹」有可能是「多」字，形近而訛，否則就不能與「和」、「羅」、「鍋」、「跔」相叶，但是「不得因循縱病多」不好講，原意是希望維摩居士好好調和，不要因循，使病惡化，「多」字釋為「惡化」，是難於找到根據的，而「歹」字釋為「惡」是於義為長的。因此也有這樣一種可能，這兩句「且希居士好調和，不得因循縱病歹」與前面的八句合成一個小段，後六句合成一個小段，如果這樣分，「歹」字入了蟹攝而與「裁」、「徊」、「催」、「哀」、「台」相叶，正與《中原雅音》的「多乃切」相合。變文的叶音有時是極不講究的，因此有可能竟然平、上也可相叶。指出「不管與前八句叶，讀『多乃切』，或者與後六句合成八句讀『多』也好，反正『歹』的聲母是端母，不是疑母，這是徹頭徹尾與傳統韻書決裂了的，且與今音比較一致，因此對這段文字的解釋是，它應該是『歹』字的音源，也許民間正從『五葛切』分化出來，讀音尚不能完全一致，配合上兩引的《父母恩重經講經文》與《維摩詰經講經文》，可見唐代『歹』字已從原來『五葛切，殘骨也』，而轉到『多乃切』，或讀如『多』，且具備有『惡化』的意義。」⁷ 鄭張尚芳先生也認為「歹」字唐五代即有，原屬歌韻，音如「多」。《玉篇》有一歌部字「頰，醜貌」，丁可切，論古音正是 tai，好醜也即好歹，「歹」的字形也似「多」的別體「歹」省變，大概即是此字來的。⁸

南宋時，「歹」字亦寫作「斛」，彭大雅和徐霆所撰《黑韃事略》云韃人「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斛」。原注云：「斛者，不好之謂。」又云：「見其物則欲，謂之撒花，予之則曰捺殺因，韃語好也；不予則曰冒烏，韃語不好也。」冒烏，亦作卯溫、卯兀等，是蒙語 magu 的音譯，意為「壞，不好的」，⁹ 漢語辭書多釋作「歹」，如《華夷譯語·通用門》歹作「卯溫」，《盧龍塞略》卷十九《譯部·譯上·通用門》亦云「歹曰卯溫」。《元朝秘史》中卯溫、卯

6 蔣冀聘《「歹」見於敦煌文獻嗎》，《古漢語研究》2003年第4期。

7 龍晦《唐五代西北方音與敦煌文獻研究》，《西南師範學院學報》1983年第3期。

8 鄭張尚芳《漢語方言異常音讀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》，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論文集》，2002年。

9 見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室編《蒙漢辭典》，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76年版，頁809。

危等也都作歹。漢語中的歹字用來釋蒙語中表示「壞、不好」義的卯溫、卯兀、冒烏等，這事實頗值得注意，故方齡貴先生《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》認為「倘說『歹』是蒙古語，那麼元明字書（包括《元朝秘史》）中何以用蒙語（『歹』）訓蒙語（『卯兀』及其它類似寫法），殊不可解。」¹⁰

據姜亮夫先生《昭通方言疏證·釋詞·釋詁三》釋「殆、歹、斛」條云：「考斛字見《玉篇·角部》，音多改切而無義，《切韻》以來亦不收此字，然音與歹同，故宋以後人乃以為歹字，實形義兩無所知。《玉篇》多採魏晉以來俗字，則斛或當在魏晉以來字書之中，惜無由審知矣。然此必俗字，故不見於先秦兩漢人書中。至於歹字雖已多見於元以來小說之中，民俗流傳，至今不絕，然以漢字結構規律繩之，則一無可說，一無是處，頗似西夏國書或蒙古字……斛為魏晉以來俗字，歹為南宋以後俗偽字，然兩字之音皆以表『多改』一音，因不得謂歹字形音皆出自蒙古或西夏明矣。」「考多改切之音，在《切韻》系統之哈海韻，細讀此諸韻收字多醜惡不好之義，如愒，貪也，駘，駘不平也，頰，得也，俗，癡也……而無形之人謂之毒，行為奸恨謂之慄，皆在此音，劇數之不能終其物，則以歹音表詐巧作奸之人事，正同族語之有內在同一規律者也，則此言之本為漢語所具，應無可疑。」¹¹ 敦煌變文中的講經文是唐代寺院和民間流行的一種俗講的底本，保存了大量當時當地的口語資料。現存講經文一類的文獻大都是寫本，年代約自四世紀末至十世紀末，有的卷末署有年號，多數署五代的年號，亦有少數署北宋初年的年號。據《俄藏敦煌文獻》Φ032B 敦煌王曹某與濟北郡夫人泛氏捐經題記載有「維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七月十五日記」，又Φ032C 敦煌王曹宗壽與濟北郡夫人泛氏捐經題記載有「維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五月十五日記」。此二題記所載咸平五年（1002）是目前所知藏經洞出土文書中最晚的年號，此前的紀年在敦煌寫本中大體上持續不斷，此後有年代的寫本則迄今尚未發現，¹² 故根據藏經洞的封閉年代和洞中所藏寫本卷末的最晚紀年，大致可以認為這些講經文是晚唐五代的作品。因此我們可以說「歹」字遠在宋咸平五年（1002年）以前已出現在當時的口語中。

「歹」字雖然在唐末五代的文獻典籍中用來表示「惡劣、不好」的意思，然而這個詞在宋代的確很少使用，以至直到宋末使用這個詞時尚需注明其義。如文天祥《指南錄》卷三《上江難》詩序：「至七裏江，忽有巡者，喝云是何船，哨答以河魴船，巡者大呼云歹船。」文天祥特為注明云：「歹船者，北以是名反側奸細之稱。」故清人翟灝《通俗編》卷十

10 方齡貴《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》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頁249。

11 姜亮夫《昭通方言疏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版。

12 《俄藏敦煌文獻》第1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頁321-322。

一《品自》稱「此字宋以前未見用過，惟《元典章》有『管匠造作，或好或歹』及『送納鷹鷄如歹，徒教耗費支應』等語。『歹』字在漢語中的使用與當時我國同北方漢族與蒙、藏等少數民族的交往群處有關。漢代與西域交往頻繁，一些西域辭彙進入了漢語辭彙。南北朝時期，經過五胡十六國的戰亂，中國的主要部分一度處在北方少數民族的統治下，這些地方的口語把漢語與北方少數民族語交融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種當時在各民族間用來交際的「漢兒言語」。¹³ 據《顏氏家訓·音辭篇》云：「易服而與之談，南方士庶數言可辨；隔垣而聽其語，北方朝野終日難分。」由此可推知在北方，作為統治者的北方民族使用的是當地的「漢兒言語」，因此士大夫也與平民百姓一樣說話用「漢兒言語」，不似南方士庶之間有文白之分。唐代與吐蕃、回紇等交往頗多，語言上也互有影響。宋代是與遼、金、元並峙的時代，漢語受到外來民族語言的影響當然更為顯著。隨著蒙古族的入主中原，北方各民族統治者文化既低，又無文字，在執政方面確實感到許多困難，於是他們不能不製作他們本族的文字。據《元史·釋老傳》載：「世祖中統元年，命製新字僅千餘，其母凡四十有一，其相關紐而成字者，則有韻關之法，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，則有韻語之法，而大要以諧聲為宗。字成，頒行天下，又於州縣各設蒙古字學教授以教習之，故當時頗有知其義者。」遼、金、元這三個北方民族統治掌握了中國的政權，他們的語言不免會在漢語中留下痕跡，歹字的形音義的形成與這些北方民族語言有著密切的關聯。徐復已指出「歹字形出於藏文，而語根由於蒙古」，¹⁴ 蓋「歹」字源出於北方少數民族語，最初是作為唐宋五代的「漢兒言語」而在北方漢語口語中使用的。

唐代寺院和民間流行的俗講以說唱的形式向聽眾講唱佛經故事、民間傳說或歷史故事，採用聽眾易懂的口語，作為俗講底本的變文則記錄了這些口語，「歹」字在當時還僅是一個用來表示「惡劣、不好」義的記音符號，據《字彙》云：「歹，多改切，好之反也。」《字學訂訛》云：「歹，俗誤作歹。歹，牙葛切，殘骨也，與歹不同。」《俗書正誤》云：「歹音過，曷韻。」又「歹，朵海切，戴上聲，賄韻。」徐復已考定歹字形體出於藏文第三組第一字歹，音如德矮切，指出「今體作歹者，又筆勢之變也。」據《敦煌寶藏》所錄斯4571號卷子《維摩詰經講經文》，歹已寫作歹。考《說文》云：「歹，剝骨之殘也。」《鉅宋廣韻》云：「凡從歹者今亦歹。」又云：「惡，不善也。」蓋歹在宋代已作歹，歹亦與歹字形相近，而惡與歹義同，都有「惡劣，不好」義。¹⁵ 《廣韻》惡為烏各切，入聲，鐸韻；歹為五割切，

13 參見太田辰夫《漢語史通考》，重慶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頁201。

14 徐復《歹字源出藏文說》，載《徐復語言文字學叢稿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版，頁12，姜亮夫《昭通方言疏證·釋詞·釋詁三》指出解為魏晉以來俗字，歹為南宋以後俗偽字，然兩字之音皆以表「多改」一音，因不得謂歹字形音皆出自蒙古或西夏。

15 北宋時王聖美撰《字解》二十卷，倡右文說，其指出「𠂔」有「小」義時也說到「歹而小者曰殘」。見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十四，上海出版公司，1956年版，頁492。

入聲，曷韻。惡、歹兩字音近，故歹借歹的字形來表達與歹同音的「惡」的「惡劣、不好」義，歹的字音則未變，因此，歹字在宋代已一字兼歹、歹兩個詞，字形雖同而音義有別。

宋代講說歷史故事的藝人似亦使用「歹」這個詞，今尚存的《景宋殘本五代史評話》中有用例，如：

黃巢聽得恁地說，不覺淚眼汪汪道：「叔叔好交您知，咱也是曹州人氏，只因赴選長安，流落外里，而今盤纏闕乏，無因得回鄉故，撞著朱家三個弟弟，邀小人今夜做些歹生活。且借盛莊歇泊少時，求些飯吃，待晚便去。」（《梁史平話》）

（張歸娘）跪謝黃巢道：「妾丈夫朱三，是大齊皇帝的弟弟，大齊皇帝便是妾的伯伯。皇帝新得天下，未有休兵之期，豈宜行這無道歹的勾當？」（同上）

石郎若有歹心，必結契丹為援。（《唐史平話》）

朝廷料有歹意，唐主日夕以為憂。（同上）

清（王清）謂其眾曰：「上將握兵坐觀咱每勝敗。咱困息已甚，更無一人救援，想有歹心。咱每但當以死報國耳。」（《晉史平話》）

考《夢梁錄》卷二十《小說講經史》云：「講史書者，謂講說《通鑑》，漢、唐歷代書史文傳，興廢爭戰之事，有戴書生、周進士、張小娘子、邱機山、徐宣教；又有王六大夫，元系御前供話，為幕士請給講，諸史俱通，於咸淳年間，敷演《復華篇》及中興名將傳，聽者紛紛，蓋講得字真不俗，記問淵源甚廣耳。」¹⁶ 現存的《五代史平話》殘本是當時講說歷史故事的藝人留下的底本，雖然這個底本很可能已經過元人的增益修訂，然而按照常理，口語中一個詞的出現到進入書面語大多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，因此，我們至少可以認為早在元代以前，「歹」這個詞已在漢語口語中使用。即「漢兒言語」中表示「惡劣、不好」義的「歹」源出於北方少數民族語，唐末五代時在北方漢語口語中使用，宋代傳入南方，漸由口語進入書面語，至元代則被普遍使用，成為漢語中沿用至今的常用詞。

【本文屬專著類】

16 《夢梁錄》，中國商業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頁181。